



记忆里的盐店粮站

段飞龙

时光的风沙吹过数年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盐店中心粮站,依旧稳稳立在我记忆深处,不曾模糊半分。它不像如今的粮油店那般小巧精致,而是横亘在马路边,盐店、放包梁三个乡的中心地带,像一座沉甸甸的粮仓,更是那个统购统销时代里,家家户户赖以生存的命脉所在。父亲是供销社售货员,端着人人羡慕的“铁饭碗”,也正因此,我才有了无数次跟着父亲奔赴粮站,亲历那段烟火岁月的机会,那些细碎又真切的场景,如今想来,依旧历历在目。

那时从三眼井的家里出发,去盐店粮站是件顶隆重的事。天刚蒙蒙亮,父亲就套好驴车,铺上一层干草,我坐在车边,手里攥着父亲提前准备好的粮本、粮票,赶着慢悠悠的驴车踏上土路。一路尘土飞扬,坑洼的土路颠簸得驴车吱呀作响,驴蹄踩在泥土里,踏出一串深浅不一的印迹,三个半小时的路程,不算近,可心里总盼着粮站的模样,倒也不觉得漫长。那时候,能吃上粮站的供应粮,是身份的象征,只有端着铁饭碗的在职工人、家属,才能凭着粮本购粮,普通农户只能靠地里的收成过活,粮站的大门,对他们而言,是遥不可及的分量。

还未走近粮站,远远就能听见喧闹的声响,混着粮食的清香,尘土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偌大的粮站院子里,永远车水马龙、热闹非凡。驴车、马车排着长队,车轱辘碾着车辙,赶车的乡亲们或蹲在路边抽着旱烟,或聚在一起拉着家常,孩童们在车队间追逐打闹,尘土伴着欢声笑语飘在空中,一派烟火缭绕的景象。粮站的建筑是朴素的砖瓦房,正门宽敞,进门便是售粮大厅,一侧是整齐码放的粮食仓储区,一排排厚重的木板箱靠墙而立,漆皮早已斑驳,里面分别装着白面、黑面、小米、玉米,还有喂牲畜的糠皮、麸子,木板缝隙里,常年渗着粮食的碎屑,摸上去既粗糙又踏实。另一侧是办公窗口,玻璃柜台上摆着算盘、粮本、印

章,工作人员穿着蓝色工装,忙得脚不沾地。

那个年代,买粮和卖粮都有着严格的规矩,半点马虎不得。先说说农户卖粮,每到秋收过后,粮站就成了最热闹的地方,周边农户赶着马车,拉着满满一车晒干扬净的小麦、玉米,排队等候交公粮。车停在院外,先由粮站的验粮员拿着铁杆,插进粮袋里取样,抓一把粮食放在手心搓一搓,仔细看颗粒饱满度,再捏一捏测水分,只有达到标准,才能过秤入库。过秤用的是老式木杆秤,秤砣沉甸甸的,保管员扯着嗓子报数,另一个工作人员拿着笔在账本上仔细记录,一笔一划都不能错。交完公粮,剩下的粮食若是富余,农户也会卖给粮站,换些现钱,这是家里一年重要的收入,每一步都透着小心翼翼,毕竟粮食,是那个年代最珍贵的东西。

而我们凭着粮本买粮,又是另一番光景。父亲攥着红色的粮本,先到窗口登记,工作人员核对户口、供应指标,在粮本上盖上印章,算好白面、黑面的配比额度,那时候粮食紧缺,从不是想买多少精粮就买多少,买五斤白面,必须搭配两斤黑面,黑面粗糙,口感发涩,可在那时,能有黑面吃,已是十分知足。登记完,拿着票据走到仓储区,找掌秤的保管员取粮。我的岳父,那时还是年轻的保管员,和父亲是同学,更是磕头弟兄,他总是穿着一身工整的蓝色工装,洗得发白却干干净净,性子固执,话不多,一脸严肃,可每次见到父亲,都会放下手里的活,寒暄几句,脸上才会露出一丝温和。

他取粮的动作熟练又利落,掀开木板箱的盖子,用木瓢舀起白面,轻轻倒入粗布口袋里,杆秤一挑,秤杆翘得笔直,分量给得足足的,从不会缺斤少两。白面细腻雪白,装进口袋里沉甸甸的,再舀上搭配的黑面,黑黄粗糙,两种面装在一个口袋,泾渭分明。除了口粮,父亲还会买上七八斤麸皮,那是家里喂猪

的饲料,麸皮细碎,装在麻袋里,扛在驴车上,成了回家路上的另一重负担,却也是家里生计的一部分。我上高中时,学校吃饭全靠粮票,粮票也得凭着粮本到粮站兑换,我曾独自去过几次粮站,看着窗口里工作人员熟练地换算粮票,盖下鲜红的印章,攥着薄薄的粮票,心里满是郑重,那不仅仅是吃饭的凭证,更是那个时代独有的印记。

粮站里的时光,既慢又充实。算盘的噼啪声、秤杆的晃动声、乡亲们的交谈声、驴车的铃铛声,交织在一起,汇成了独属于那个年代的旋律。阳光透过粮站的窗户,照在飞扬的粮食碎屑上,光影斑驳,落在父亲的背影上,落在岳父不苟言笑的脸上,也落在我少年的眼眸里,成了最温暖的底色。后来,妻子也走进了这座粮站,做起了统计员,每天对着账本,一笔笔记录粮食的进出、供应的数量,她的青春,也和粮站紧紧绑在了一起,看着粮食从入库到售出,守着这份平凡又重要的工作,直至粮站慢慢走向解体。

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,统购统销的日子一去不复返,如今买粮卖粮再也不用凭粮本、粮票,超市里的米面粮油琳琅满目,精细白面随处可见,再也不用搭配黑面,粮食成了最寻常的食物。那座热闹的盐店粮站房屋虽还在,但已消失在岁月里,驴车、木杆秤、木板粮箱,也都成了老物件,被尘封在记忆里。

可每当想起那段时光,盐店粮站的模样依旧清晰如昨。它不仅仅是一个买粮卖粮的地方,藏着父亲的安稳岁月,藏着我家少年的时光,藏着岳父的严谨模样,藏着我和妻子的缘分牵绊,更藏着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。那些买粮的烦琐、卖粮的忙碌,那些粗糙的粮食、朴实的儿儿,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宝藏,在我的脑海里,永远鲜活,永远无法抹去。



风筝

陈安妮

这几天回老家祭祖,路过家里的麦田。爷爷忽然站住了,指着田埂说:“那年冬天,就是在这儿给你扎的风筝。”

记忆里的冬天总是特别长。年关将近,大雪封了门,院里的老槐树秃着枝丫,连麻雀都缩在檐下不肯动弹。我趴在窗台上,看雪把世界涂成一片单调的白,心里空落落的。爷爷从湖边拾柴回来,肩上除了枯枝,还扛着几根长长的芦苇,是去年生的,苇花早被风扯光了,只剩下焦黄的秆子,在雪地里显得格外挺拔。

“乖乖莫急。”爷爷把芦苇靠在墙角,眼里含着笑,“爷爷给你变个戏法。”

他挑了最溜的三根,用细麻绳绑成个“干”字形。那麻绳原是捆稻草用的,粗糙得很,爷爷粗糙的手指在绳结间翻飞,动作却出奇地轻柔。框架成了,他又翻出旧年泛黄的报纸。糨糊是现熬的,黏稠稠地冒着热气。爷爷用刷子蘸了糨糊,均匀地抹在报纸上,再小心翼翼地覆在芦苇架上。纸边要折过来粘牢,接口处再贴一条红纸,算是装饰。最后系上长长的纳鞋底线,风筝便成了。那模样实在算不得精巧,芦苇骨节硌得纸面凹凸不平。

田里的冬麦正该施肥。爷爷奶奶,爸爸妈妈都下了地,担着粪桶,在田垄间缓缓移动。爷爷把线轴塞到我手里:“去,田埂宽,跑得快。”

我裹着奶奶给套的三层花棉袄,最是素蓝的,中间是红底白点的,最外是碎花拼布的,圆滚滚像个彩色的球。风筝起初不肯飞,只在头顶打转。我急了,抱着线轴在田埂上笨拙地奔跑,棉袄下摆扫起地上的残雪。跑着跑着,风

忽然吃住了风,猛地向上蹿!我惊喜地叫起来,脚下却踩了个空,整个人扑进田边的沟渠里。

等我爬起来,花棉袄变成了黑棉袄,脸上沾着泥雪。大人们都直起腰笑了。奶奶隔着老远喊:“小花猫!放风筝放出个土地公公!”爷爷笑着摇头,爸爸放下粪桶,走过来替我拍打身上的泥。风筝还在天上稳稳地飘着,那报纸糊的翅膀在灰白的天幕上,竟显出几分意外的轻盈。

如今田埂修整得齐整,沟渠也砌了水泥。各式各样的风筝在商店里挂着,尼龙的面料,碳纤维的骨架,绘着精美的图案。我后来买过最贵的一款,能飞上百米高,带哨子,飞起来呜呜地响,但玩了两回便搁在阳台上了。

有时黄昏散步,看见广场上放风筝的人,手里都握着亮闪闪的轮盘,风筝线是透明的尼龙丝。我总会想起那个报纸糊的风筝,想起粗糙的麻绳勒在手心的触感,想起摔倒时嘴里尝到的,混合着雪水与泥土的滋味。那时候的快乐多简单啊——几根芦苇,几张旧报,一片开阔的麦田,还有一家人劳作间隙抬头的笑容。

风吹过来,带着湿润的水汽。田里的麦苗又绿了一层。爷爷弯腰摸了摸泥土,轻声说:“那年你摔的沟,后来填平种了油菜,开春黄灿灿的一片。”他眼里有光闪过,不知是夕阳,还是别的什么。

我忽然明白,有些东西和那纸风筝一样,飞得再高,线头总系在故土的某条田埂上。线轴一转,就把整个童年,连同那些裹着花棉袄奔跑的冬日,都缓缓地收回来了。

烙米黄

曩上禾



清明的风,掠过乡野阡陌,也漫过辽阔苍茫的草原边际。每到这时,母亲总会从柜里捧出那只纯铸铁圆底鏊子。它由整块生铁浇铸而成,鏊面圆凸顺滑,鏊底平整敦实,稳稳贴合灶火受热。这老鏊被年月养得油亮乌润,葵花油浸透了铸铁细孔,是家里烙米黄的专属家伙,跟着我们从农村搬进楼房,始终舍不得换掉。

做米黄,守的是老一辈传下的古法,一步都不能乱。提前几日,母亲便开始备料:挑上好的硬糜子,用清水反复淘洗干净,泡入瓷盆,直到糜子粒发胀饱满,指尖一捻就能碾成细糜泥,才算泡到位。捞出沥干,磨成细腻绵密的糜子面,盛入搪瓷盆,用温水调成稠糊,加少许老酵子,搅匀后盖严蒸笼布,裹上旧棉袄,放在热炕头发酵一夜。等盆里的面糊微微膨胀,飘出淡淡的酒香,糜子独有的谷物香气透出来,这米黄的底子才算备好。

从前老家土灶烙出来的米黄,才是最地道的味道。灶膛架起干透的沙蒿,倒一盘玉米芯,添几块温软老炭,火势不急不躁,稳稳裹住铁鏊。生铁吸热慢,存火久,等鏊身烘得温润绵长,母亲拿起油刷,蘸上自家压榨的葵花油,细细抹遍整个鏊面。热油遇铁滋滋作响,油香顺着铸铁纹理漫开,满屋都是清甜的焦香。

火候刚好时,舀一勺发酵米浆,稳稳落在鏊心凸点。滚烫的铁鏊接住米浆,细碎声响四起,米浆顺着圆面自然摊开,厚薄均匀,无需手动抹平。随即盖上厚重铁鏊盖,锁住热气,用炭火慢火烘烤,米浆慢慢鼓起,生出细密气孔。

糜子本香,葵花油醇香,炭火淡淡焦香,混着铸

铁温润的本味,从鏊边丝丝缕缕飘出,勾得人守在灶前不愿走开。片刻后掀开锅盖,热气扑面而来,米黄金黄透亮,边缘带着一层薄脆,内里喧软绵糯。用长筷轻轻挑起,折成半月形放进筐。刚出锅的米黄滚烫,却忍不住咬上一口,外脆里软,葵花油香裹着醇厚米香,再夹入一块酥嫩的酥油在米黄中间,绵香交融,滋味愈发醇厚踏实。

后来搬进楼房,换成干净的煤气灶。母亲依旧守着全套老规矩:泡糜、磨浆、发酵、刷葵花油、慢烙成型,一步不差。鏊子还是那只沉甸甸的老铁鏊,用料依旧实在,葵花油依旧醇香,可烙出来的米黄,终

究缺了最核心的魂。

煤气火太急太烈,直扑鏊底,没有炭火那种慢烘、匀烤的温柔。没了柴火的噼啪声响,没了老炭的烟火气息,哪怕品相依旧金黄,口感依旧软糯,舌尖也尝不到那缕钻进米香里的炭火气——那是慢火熬出来的温润,再也找不回来了。

铁鏊年年还在,清明米黄岁岁都烙。可那份藏着老屋烟火、故土春风、炭火余温的味道,终究成了心底最深的念想。原来最难忘的滋味,从来都在灶灶、老火,在母亲守着鏊子,慢慢烙米黄的温柔旧时光里。

春暖花开

王改凤

四月初的旭日,携着一缕清甜的暖意,悄悄叩响四季的门扉。褪去了冬日的凛冽与沉滞,世间万物都在这温润的光景里舒展身姿,勾勒出最动人的模样,这便是春暖花开的时节,藏着滚烫的生机与希望。

春暖花开,是自然最慷慨的馈赠。河畔的垂柳抽出嫩黄的新芽,枝条在风中轻舞,似是解冻的黄河大峡谷私语。桃花、杏花次第绽放,粉的、白的、红的花朵缀满枝头,如云似霞,微风拂过,一股股淡淡的花香味扑鼻而来,引得蜂蝶流连其间,嗡嗡的声响里,是生命最欢快的吟唱。泥土里的草芽破土而出,带着湿润的芬芳,一点点铺满大地,让准格尔的每一寸角落都充满了鲜活的气息。这般景致,无需刻意雕琢,便将春的蓬勃与温柔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春暖花开,亦是人心最柔软的慰藉。经历了冬日的沉寂,人们的心情也渐渐明朗起来。走出家门,不必再裹紧厚重的衣物,任和煦的春风拂过脸颊,吹散心头的阴霾。公园里,老人带着孩子嬉戏,笑声清脆;街巷间,行人步履轻快,眉眼间满是笑意。人们纷纷走出房门,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,或踏春寻幽,或静坐赏花,在自然的怀抱中卸下工作的疲

惫。那些积压在心底的烦恼,似乎也都被春光温柔消融,变得轻盈起来。春暖花开的时节,连时光都变得缓慢而温柔,让人懂得慢下来,感受生活本真的美好。

春暖花开,更藏着生生不息的希望。每一朵花的绽放,都是历经寒冬孕育后的厚积薄发;每一株草木的生长,都是向着阳光不懈的奔赴。人生旅程亦是如此,难免会遭遇冬日般的困顿与迷茫,如同曾经走过的曲折,那些不被看好的时刻,那些默默坚守的日子,但正如春日终将如约而至,所有的坚持与付出,终会迎来花开的时刻。就像平日里那些潜心打磨的技艺,那些反复耕耘的领域,那些用心对待的人与事,终会在时光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。春暖花开,不仅是季节的轮回,更是对未来的无限期许,它提醒着我们,无论过往如何,只要心怀热爱,始终向前,就总能迎来属于自己的繁花满径。

春风有信,花开有期。春暖花开的时节,是自然的盛宴,是心灵的归处,更是希望的宣言。愿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都能在这春暖花开的日子里,心怀暖阳,不负韶华,带着蓬勃的朝气与无限的期许,奔赴每一场美好际遇,让我们的人生如春日繁花,绚烂而热烈。

